

一部中国的《一个世纪儿的忏悔》

回忆

爱情

秦旭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回忆爱情

秦 旭 著

•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科技分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.75 字数:272千

1997年11月第一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 000册

ISBN7-204-03864-9/I·681 定价:20.80元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催人泪下，令人心旌震颤的长篇爱情小说，这是一部中国的《一个世纪儿的忏悔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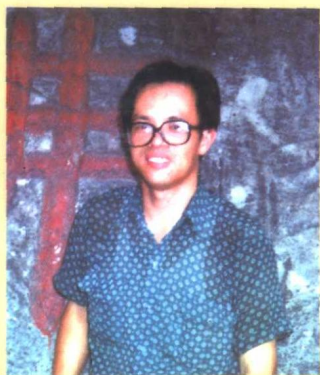
翻开小说，当您被作者那优美流畅、仿佛一气呵成的语言，带进一个充满浪漫、神秘诱惑力的情爱故事中时，你不得不随着潇洒英俊、才华横溢且人情味十足的男主人公林鸟的爱情经历而喜而忧而哭。而那一个个被他爱过，并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们，会随着他朝你走来：温柔美丽的月晖，性感迷人的司马文秀，红颜薄命的韩欣，神奇浪漫的梅子……她们无不那么鲜活、动人，而爱情的结局又是那么令人心酸、痛心！这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
作者以第一人称“我”的语言，把这部扑朔迷离、引人入胜的故事讲得悲泪涟涟，其用意又是什么？是批判某些年轻人太草率的爱？无节制的情欲？还是某些参和着金钱、欲念等不健康成份的爱情？……

希望读者们一口气读完后，再作回答。

期

前将中



秦旭，男，1963年10月10日出生，原籍河南鹿邑，大专学历，当过记者、编辑，曾发表过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评论多部，《回忆爱情》是作者又一部长篇力作。

引 子

蝉声凋零的那个暮秋的下午，阳光灿烂地照在森林和青石上，在一块椭圆形的岩石上，阳光像是一种悠闲超脱的闪烁的符号。面对这样的景色，我的视野却一片茫然。

昨夜的一场雨稀释了山中的热浪。此刻，潮气雾化成乳色的山岚，在群峰间缭绕飘荡。

这是我平生第二次离群索居。

我独自走进深山峡谷中。四周是浓密的灌木丛，乱石和清幽的溪流。山雀的鸣叫声弥漫着令人惊恐的色彩。没有人迹的地方，我强烈地感到了死亡的气息。灰暗的神经紧张着四肢百骸。尤其夜幕降临后，我仿佛被搁浅在时间以外的荒漠中，被巨大的寂寞所吞噬。

也许这个夜晚，我会死去。我黯然地想。



最后一个和我分手的女人是梅子。

其实，这个时候，生活已经多少改变了一些我的心态。梅子没有任何解释，就离开了我。

我看到窗外下着春雨。她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，外面正下着春雨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，她穿着一套带暗花的深红色春秋裙，没有带雨伞。她是那样匆匆忙忙地离去，怕是被我追上问个究竟。临出门时，我听到一声沉闷的关门声。太突然了，我几乎没有丝毫的准备，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她已经迅速离去了。

脚步声在深夜很清脆，起初我不敢相信会是梅子。脚步声的确是在这所房子的通向卧室的过道里。显然，这个人已经进得房中了。

梅子有钥匙，不过她曾告诉我，不小心掉进便池中了。

那脚步声的确是梅子的。我在黑暗的卧室这样猜想。借着西窗的天窗处射进卧室里微弱的光线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卧室的门。

门被轻轻地推开，朦胧中是个中等个头女性的身影，我断定

是梅子无疑了。

壁灯亮了，卧室里立刻荡漾起昏黄柔和的灯光。梅子还是像过去一样鲜亮地站在床前，目光中洋溢着温情，我的心情一瞬间被某种潜流激动起来。

其实，我已经相当地冷静。当时，她离去时那种突如其来的决定，使我举足无措，就像这个夜晚，她又突然而至一样，令我费解。梅子离开的时间久了，渐渐地在孤独中，我对她也就由爱得歇斯底里，到最终的全部失望。女人是一种液体，男人则是有形的器皿。女人是无形的。在绝望中，确切地说是在麻木中，这想法使我产生某种空冥的情绪。

此刻，梅子真实地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已经坐起身子，疑惑不解地望着她。我无法明白她来这里的真正用意。梅子脱掉那件紫色风衣，娴熟地挂在门后衣架上。紫色风衣是我们相恋的第一天她穿的那件，还有那淡黄色的立刻性感了我的目光的羊绒衫，也是初相恋时她穿的那件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她来之前有意这样打扮，她是想用这些表示什么。想到这些，我的胸腔涌过一股热潮，几乎涨出眼眶。

梅子又默默地脱去羊绒衫，剩下白色的秋衣，这才又来到床前，直视着我的眼睛。我已经明白了她的意图，并张开了双臂，梅子立刻投进我的怀中，把脸紧紧贴在我裸露的胸膛上。

凉秋从她的脸上流进我的胸膛。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和双肩，心情很难说出是什么滋味。难道爱情真的会失而复得？

“林，不管将来如何，我决不再离开你了。”

梅子很动情地发誓。这样的山盟海誓暖化了我。尽管我不相信承诺的价值,但是梅子也许真的是肺腑之言。在此之前,我已经经历了三次的海誓山盟,结果我发现那些语言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,渴望性爱的表现罢了。我承认每次自己都会被这种特定的环境钙化了理智。

此刻,晚秋的深夜蓦然变得温和起来。我捧起梅子的脸仔细地端详着她,依旧白皙细嫩的脸,绽放着令人爱怜的纯净,就像一件圣洁的玉器,清纯得惹人心醉。

“回来就好。回来就好。”我说道。

梅子抬眼又凝视了我片刻,重新伏进我的怀中。窗外笼罩了漆黑的静谧。我看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,已是午夜过一刻。

“宝贝,脱了鞋到床上来吧。”我用极其柔和的语气说道。

梅子“嗯”了一声,站起身来吻了一下我的左颊,接着说道:

“我去方便一下。”

梅子说完起身走出卧室。过了片刻,我听到卫生间里响起一阵小便声,那声音很刺激毛孔神经。小便停止后,又过一会儿传来撩水声,我猜想她是在洗手。可是一切归于寂静后,又过了好一会儿,梅子才返回卧室。这时,我发现她只穿件粉色的三角裤头。她左手掬着衣裙,右手把门关好,然后顺手又把衣裙丢在沙发上,这才快步跑上床,掀起被子小鹿似地钻进我的怀里。她身上的那股凉气立刻浸入我的表皮。

“把灯关上。”梅子在我的身边低声说道。

“等会儿,我看柜子里还有没有那东西。”

她知道我指的是避孕套。我清楚地记得所放的位置,也就很

快找到了。

“咱们要个孩子吧？”梅子躺在被窝里，冲我一乐说道。

“开玩笑。你能挺个大肚子上学呀？”

“说笑话。唉，你说女人生孩子什么样子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。我又不是女人。”

“你不是说，她生孩子时，你也在产房亲眼看到过吗？”

梅子指的是司马文秀。

“反正挺痛苦的。”我一副轻描淡写的表情。

我说完，随手关了灯。

这个夜晚像喝醉了酒。半年没有感受到女人的内容了。瀑布在多雨的季节总是狂奔不息的。从干热的天空下走进幽凉的山洞，那种感觉尤如醍醐灌顶，令人销魂酥筋。

那天夜里，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极度疲惫。我昏昏沉沉地睡去。空气凝重得令人无法挣扎。

第二天，我一觉醒来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。梅子已不知去向。

难道昨天夜里的经历是一场梦？

这件事(或许是梦)之后，我离开了木楼，在郊外租了一间农民简陋不堪的小平房。这个时候，贫穷正悄悄逼近我。

一天晚上七点多钟，我仍怀疑那天晚上的经历，便按捺不住拨通了那个常记的电话。

“喂，找谁？”

耳机里传来一个略带沙哑的有磁性的女人的声音，是梅子

的声音，我早已熟悉的时而柔情若水，时而歇斯底里的声音。

“是我。”我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我感到自己的声音像刚刚降临的夜幕。

片刻的寂静，电话线仿佛冻结了。梅子显然听出了我的声音。她似乎拿着话筒惊愕了。或许她没想到我会给她打电话。

“你好吗？”梅子的语气是暖色的。

“还可以。”我的语气有些黯然，甚至很惘然，而且语音中掺杂着一些无奈似的叹息。

“那天晚上。还记得两个月前的那天晚上吗？”我想证实一下，便试探着问道。

“哪天晚上？”梅子不知是真的莫明其妙，还是故意装作不知。

或许真的是一场梦。我这样想。是一场梦。

“你在哪里？”梅子扯开刚才的话题。

“郊外的农村。”

“到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活着，与寂寞一起流浪写诗。”

“你就不能实际些。现在有谁还看诗？”

“起码还有我自己。”

“你太固执了，将来肯定会被社会淘汰。”

“人活一世，结果都一样。感谢你的关心。对了，今天我只想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，我真的做错了什么，不需要任何朋友的原谅。”

“你是想报复我？”梅子的声音大了些。

“如果你情愿这样认为的话。但是，我除了伤害自己之外，又

能如何？”

“你不好好地活着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报复。”

我突然对她的关切有些感动。从她的语气和言辞上我明白，她以为我将选择消极方式：逃避或死亡。

“生和死都无所谓。有的人对生看得太重，就对死感到很恐惧。当一个人能真正达到痴情的境界，无疑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，然而他却能更接近领悟生命的内涵。”我顺水推舟地感叹一番，可能想唤醒某种感知。

“你是个懦夫，你不敢正视现实，你除了逃避，就是悲观失望，我真怀疑你的神经有问题，像你这样不改变自己，谁敢跟你一起生活？”梅子终于激动起来。

“人都有各自的活法。我喜欢收集这种灰色的感叹。”

“那么，你在感情上永远是个失败者。”

“在一方面的失败，不等于人生的全部失败。何况，谈感情已经超过了我的思维范围。目前，除了宁静之外，我不想介入任何多彩的空间。”我虽是这样说，但是心里所期待的正好相反，越是孤寂的人，越渴望感情的温存。

“你太自私了，别忘了你有个需要父爱的女儿，难道你想使她童年的心灵里烙上阴影吗？”

梅子的话猛地刺痛了我的神经，我此刻只感觉到耳机里特别静，是那种让人难耐的静。

“这个电话似乎多余的。”我故作淡漠地扯开话题，以掩饰自己的痛楚。

“北京的寒气很强。”

“是的，感情被寒气浸透时像没有家的流浪儿，流落街头。而

记忆就像一间书房藏有许多苦难的经历。可是我真的麻木了。”

“你真的愿意在麻木中消沉吗？”

“其实消沉没什么不好。消沉是对灵魂的最好洗礼。在消沉中，我思考问题远比欢乐时更深刻透彻。”

“精神病哲学，歪理。”

“好了，有人等着打电话。挂了。”

“你还会给我打电话吗？”

在放下电话的瞬间，我听到梅子用期望的语气问道。

我没有回答。远方的都市里闪动着欢娱的灯光。此刻，我感到心被一种无形而沉重的东西挤压着，心态已开始倾斜。

夜晚的天空落下一些冰冷，或许是雨。我沿着窄窄的小巷，走向那间简陋的小屋。

夜向着更深处伸展，仿佛一切都在骚动。窗外寒风不停地刮着。小屋内箱纸搭成的简易顶篷上面，老鼠不停地奔来跑去，那声响搅得人心烦意乱。灰暗阴冷的环境，使我无法收敛起失意的情绪。

当整个都市都睡熟的时候，我独守寒屋依然没有丝毫困意，关掉灯闭目听到寒风宁静的酣声。这个残冬的寒夜太冷了，先前欢腾的老鼠此时也许已经躲进窝内步入了梦中，或许正梦见自己偷吃谁家的灯油。

窗外似乎传来雪花落地的声音。这声音触及到我的记忆，触及到过去的岁月和时空。

二

一场瑞雪覆盖了那块陆地。在通往西边果园的路上，即便是夜色笼罩中，依然能看到灰白色的雪在枝头、房顶和道边的田地中。到曲小敏家先要路经月晖的窗前。曲小敏是林叶的同学，月晖的姐姐。春节刚过，残冬的冷意仍旧很浓。一天曲小敏来找林叶玩，我把她叫到我的房中，壮着胆子告诉她，我爱上了月晖。她听了当场表示这事儿准成，还说月晖也挺喜欢我。

月晖的窗前有一堆柴禾正好把窗户挡严了。我无法看到她的房中是否亮着灯光。过了月晖的住处，向西穿过一段宁静的葡萄园小路，就到了曲小敏的家。那里住着三十多户人家，四周被大片的苹果树和梨树环抱。

到了曲小敏的家，月晖已经在那里。初次与女孩子幽会，我是拉着姐姐林叶一同来的。曲小敏和林叶闲聊一会儿，便带门而去。在园艺场的小学院内今晚放映电影。

这时，我环视了一眼曲小敏的新居。曲小敏春节前刚结婚。大衣柜的穿衣镜上还完好无损地贴着红双喜字。粉红色的窗帘和幔帐洋溢着温情。写字台上两只花瓶里插满了塑料花。这间暖色的房间弥漫着令人愉悦的温馨和柔美。现在，真实地面对

着月晖时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平时，我可以天马行空地勾勒想象中的爱情，想象着她的每一处。但是那些想象比起眼前的月晖显得苍白而逊色了。

月晖端着糖盒走到我的跟前。她走路的姿态很优雅，像出水芙蓉。她离我很近，我几乎闻到了她身上一股洗发膏的清香甜腻的气味。我从糖盒里拿一块奶糖，剥去糖纸放在口中慢慢嚼咀着，抬头看了一眼月晖，发现她正用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望着我。她穿件浅色（银亮的）有花纹的上衣和深蓝色的喇叭裤，裤腿展示着一种青春的飘逸。她拿下绕在脖颈上的一条宽长的红白相间的围巾时，我发现她细白的脖颈放射出一种光泽，像透明的蓝宝石醉人的光泽，荡人心魄。这时，我甚至感觉到她匀称的被衣服掩遮的胴体透射出青春诱人的性感。白皙的脖颈比起她漂亮妩媚的脸颊更迷人。或许是因为那里更接近她的双乳，她的乳房一定像两只饱满醇香的苹果。想到乳房时，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月晖的小腹下面，又做贼似地迅速把目光移开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感到胸口有种压迫的奇痒。这种奇痒起初产生在一天深夜。

我躺在漆黑的房中，那是寒风淹没的一个隆冬的夜晚，女人的肤色和一双丰腴的乳房在空中飘动。我蓦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。那冲动在体内汹涌奔腾，几乎要冲破我的躯壳。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，因为她披头散发使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只能看到她丰韵的裸体。我只是尽情地寻找一种崭新的感受，那种自生的感受就像渐渐熟落的果子。我感到突然有股火焰在内裤里燃烧，那热浪使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才发现自己遗精了。当时，我并不知道遗精是什么。但是，朦胧中我像是长大了，而且开始了对女

人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渴求。我甚至躺在黑夜里，回味着刚经历的那种感觉，仍不免心惊肉跳。那感觉很难有准确的文字形象地表达。快感或过电似的惬意都显得乏味。那种感觉比所有动听音乐，食品及金钱都更令人迷恋。

现在，我又感到了涨潮前的冲动。十八岁的年龄是性欲绚丽绽放的年龄。所谓的纯情都是文人浪漫的修辞。对我最具诱惑力的就是月晖的衣服裹住的身体，我想揭开女性的神秘，就像探险者想得到最终的结果一样，而过程总是充满神奇的魅力。

月晖的两汪目光，是阴柔无比妙不可言的，像观音的圣水。我们相视着，她的脸色像刚满百天的婴儿的脸色，细嫩得像荔枝的果肉，白炽灯映照下的翠绿欲滴的绿叶。她磁性的表情吸摄着我的目光，吸摄着我的血液和灵魂。

我的全部生命变成了无际的海洋，我看到自己的感情波浪起伏，潮水涌上了海滩，涌上岸边观海的礁石。月晖是牵引我涨潮的月亮，闪烁着银色的柔情。月晖是无际的海岸将我环抱。我的双脚一旦真正踏上纯净的陆地，那么，我的全部的海水将被烈日浓缩。

相视无言的交流会使人完美眼前的一切。情投意合虽然没有永恒，但是在一见钟情的状态中会放射出朗照终生的奇异色彩。我们被一种新颖的光环围绕着，我们在光环中渐渐渗进对方的躯体和灵魂。

这个时候，有人敲门，月晖忙躲到了幔帐后面，我也跟着躲了进去。我们靠得很近，她的肩背几乎倚在了我的怀中。我情不

自禁地伸手扶住月晖的双肩，感到她的身体突然猛地颤动一下，我不明白她的这种反应是什么意思，便又触电般地缩回了手。

敲门的人在外面自言自语，亮着灯怎么没有人？来人是曲小敏的婆妹。她又嘟哝一句便走开了。

一切静下来后，我和月晖悄悄地离开了曲小敏的家。

寒冷立刻围拢过来。我们踏着另一条积满雪的小路，向着月晖的家走去。一弯新月在天际像只微笑的眼睛，残雪的声音格外静谧，踏在上面像牙齿咬碎雪棍的声音。我和月晖并肩而行，语言在这样的时刻显得有些多余，感受一次异常写意的雪野，清冷空旷的夜晚，所有的事物在静态之中，唯有我们体味着初恋序曲优美轻柔的旋律。葡萄园里枝干在悄无声息地颤抖，是那些细柔的枝梢，那颤抖像血液的流淌那样默默无声。更远的一条沟旁的一排榆树，像朦胧中的一道墙。月晖用围巾裹住脖颈和脸颊，只露出前额和两只眼睛。我敏锐地体察到她的眼神，我明白不久这片土地将生出许多碧嫩的小草。是的，春天就站在草地上送走最后一个冬天。这个时候，我的想象已掠过她的躯体，我会情不自禁想入非非。

在月晖的小屋后，我们停下了脚步。此时，已经是深夜，喜欢早睡的人们已经在温暖的被窝里入眠。太晚了。月晖嫣然一笑，那笑容像朵初绽的桃花。路灯辉映着她粉净的笑脸，我想伸手和她握别，甚至想拥别。然而，最后我只是深情地做个潇洒的挥别手势，但是，我的目光弥漫着雾一般的留恋。我目送着她走进黑暗的小巷，直到她的身影在最后一个回眸后消失在屋墙那边，这才离去。一股甜蜜后的苦涩漫过心头，一种新愁像杯中透明的茶